

《女起解》京胡伴奏的意境

■ 王姗姗

“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先生所创立的张派旦角唱腔艺术，是京剧艺术宝库里的一朵奇葩。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无论哪派的旦角演员，几乎都会唱几段张派，说无旦不张是毫不过分的。

《女起解》中的西皮导板“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京胡在伴奏之始，力度较强，通过形象思维的联想，可以将此导板的过门从两个角度视为相对立的两种意境表现。其一，封建势力、旧文化、旧传统方面的意境：通过京胡较大力度的演奏及乐队中其他乐器（京二胡、月琴、包括武场）的伴奏，表现封建思想强大的势力，此势力可以联想为重重山峰，压制着苏三孤愁的心，亦可联想到万顷怒涛排山倒海般向苏三这一柔弱女子袭来。封建婚姻包办、娼妓思想、等级观念如滚滚浊流残害着苏三。如此，苏三在导板的过门后演唱“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进”不正是在黑暗、压榨中挣扎、泣诉、追求吗？在此，我们想着重谈谈大阮在乐队中的烘托作用。大阮在乐队中以其浑厚的音色、低沉的韵律似封建势力的低吼，亦似一种在局外的画外音，在无奈地倾诉着苏三的不幸。如果借用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的思想来诠释大阮这两种角色的话，我想前者若为“无我之境”的话，后者恐怕应为“有我之境”了；其二，反抗者反抗方面的意境：从苏三角度而言，此导板的伴奏又可以展示另一种意境，此意境可联想为苏三愤怒的神态及反抗思想。较强的京胡伴奏力度表现苏三狭隘、消极的反抗思想。她并不知道使之沦落至此的根本原因，只是一味归罪于沈雁林、皮氏、王县令。所以她及其痛恨沈雁林、皮氏、王县令，孰知残害她致深的是封建礼教制度、封建婚姻及危害中国几千年的娼妓思想。京胡伴奏以其特有的音色穿透力表现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哀怨。这种感情是一种撕心裂肺，带有血色的呼喊，是一种微弱而又强烈的反抗。苏三在西皮导板演唱的唱腔更好地烘托了舞台的气氛，流露了苏三悲惨的命运。此外这一过门也表现了在封建制度下妇女们的共同命运。

继导板后，西皮慢板亦有其独有的意境。伴奏之始，京胡如同一声哀叹。此哀叹如画外音对苏三及其他在封建社会压榨下妇女的一声哀叹，也如苏三对自身命运的哀叹。此外，此意境也可结合伴奏之前的一段漫长锣鼓联想成苏三在起解太原的囚旅中艰难的步伐（漫长锣鼓可以联想为

苏三囚旅中沉重的步伐），或是在囚旅中的哀叹。此后，胡琴力度略强，如苏三在囚旅中对不幸的思索，对往事的回忆，对烟花生活的眷恋，对皮氏、沈雁林、王县令的抱怨及对王金龙的眷恋和埋怨，几多思绪尽在此前奏中。慢板首句“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一语道出了苏三心中无限的忧恨。第二个过门为花过门，此时，乐曲达到高潮。此过门可联想为苏三经过对往事的回忆，对不幸的思考后，在意识中萌生的一种反抗思想。此时，思绪如愤怒的江水在她心中翻滚，她似曾想过报复，想过反抗，想过旧日情人王金龙，诸如此类思想在苏三头脑中闪现，但这些思想又在其头脑中一掠而过。现实的社会，当前的处境，逼使苏三不得不放弃反抗，选择屈从。她只有希望“离洪洞见大人也好伸冤”。也许当时这是她唯一的希望，也是当时妇女们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由于此故，在第二次过门之末，音乐柔和了，苏三面对着种种不幸只有选择屈服，只有等待，等待着士大夫的宣判，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慢板第二句唱词“想当初在院中艰苦受尽”，此句是对其往事的回忆。此句后的过门较前奏、第三个过门柔缓，由于第二句“想当初在院中艰苦受尽”是对往事痛苦的回忆，故心中不免产生悲哀。由此，第三个过门亦可想象为对苏三哀愁心情的烘托。此外，此段过门也可表现苏三愁苦的思绪，苏三在押解大路上思绪起伏，此去太原凶吉未卜，如遇清官自然昭雪伸冤，若再遇到似王县令的赃官，此生之怨何以平反？只有含冤而亡。

《女起解》西皮导板转慢板是《女起解》中一段极其重要的唱段，也是《女起解》的核心唱段。此段不仅是对苏三不幸遭遇、命运的痛诉，同时也是对在封建社会中，被封建礼教压制的妇女命运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的讨伐书。众多流派对此段都做过精心的设计、加工，使之唱词更为生动，旋律更为优美，板眼更为严谨，思想更为深刻，以致成为京剧唱腔艺术中的一颗夺目的明珠，一直流传至今，久演不衰。

张派的行腔特色之一就是高低、强弱、抑扬顿挫变化多端、对比强烈。这出《女起解》中的唱腔尤其明显地体现了这一风格，其流水尺寸之快、气口之紧、劲头之刚在传统青衣戏中罕有伯仲。

责任编辑 王庆斌